

日本文学

■ 季 刊 ■

● 石川达三特辑 ● 唯美派特辑

● 旧东家（小说） 岛崎藤村

● 试论《雪国》的人物与主题

日本文学

(季刊)

1983年第2期 总第4期

■ 石川达三特辑

- 致中国读者 石川达三〔1〕
深海鱼 孙月莺 崔凤歧 译〔2〕
第二次结婚 申 非 译〔29〕
诱惑 金 中 译〔48〕
旁听者 文 军 译〔63〕
石川达三的创作(评论) 金 中 〔79〕

■ 唯美派特辑

- 序言 李 芒 〔85〕
饭团子 永井荷风 作 韩瑞穗 译〔90〕
麒麟 谷崎润一郎 作 赵乐甡 译〔100〕
褴褛之光 谷崎润一郎 作 袁丽莉 译〔113〕
招魂节一景 川端康成 作 陈 真 译〔128〕
禽兽 川端康成 作 叶谓渠 译〔139〕

■ 古典俳句

- 古典俳句选》序 钟敬文 〔160〕
荒村、一茶俳句选 林 林 译〔172〕

■ 小 说

- 旧东家 岛崎藤村 作 卞立强 译〔180〕
无穷的困惑 畔柳二美 作 龚志明 译〔214〕
-

■ 报告文学

- 小儿病房 江川晴 作 肖 柏 译〔244〕
-

■ 诗 歌

- 土井晚翠诗二首 罗兴典 译〔279〕
佐藤春夫诗五首 吴树文 译〔282〕
-

■ 评 论

- 试论《雪国》的人物与主题 李明非 尚侠〔287〕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几个问题 郭来舜〔308〕
日本的叙事诗 冈崎义惠 作 肖 立 译〔316〕
日本主要文学奖(一) 高 磊〔320〕
-

■ 访问记

- 水 杉 陈喜儒〔325〕
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访日本作家山崎丰子 莫邦富〔331〕
记吕元明教授 一 鸥〔336〕
-

五四运动以来日本文学研究及翻译目录(续)

-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文学研究室〔340〕
-



石川达三特辑



致中国读者

中国和日本一向被认为是同文同种。日本从两千年以前起就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東西，例如，文字、宗教、美术、思想文化和技术等。这给早期日本文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现在听说我的文艺作品将在中国翻译出版，细想起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我，对于那古老时代以来所受到的大恩进行的一点报答而已。如果这能多少对于中国读者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现在，许多文明国家都很不景气。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对生活感到不安。超级大国正在付出重大代价进行备战。我国人民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不受这种利害关系的矛盾的影响，通过文化和文化的联系来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并促进相互的繁荣。困难的时代来到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进一步努力来建设中日友好，永远友好下去。

最后让我敬祝诸位中国读者和平和健康！

1982年10月

（文军 译）

深海鱼

● 孙月莺 崔凤歧 译

他亲眼见了一个凄惨的场面。胶轮洋车轻柔地颠簸着。伴随着上身微微地摇晃，心也不住地颠簸。

那个年轻美貌的米店女主人患心瓣狭窄症，这是第三次发作。他赶到的时候，病人几乎不行了。尽管注射了樟脑、亚硝酸盐，可是，冰刚放到她心窝上才不一会儿，还没等打镇痛剂来解她胸口到肩头的剧痛，她就咯吱咯吱咬紧牙关，抓住枕头，痛苦地打着滚儿死去了。要光是这么个场面倒也罢了，可还有个刚满周岁、胖得滚圆的小男孩儿，紧紧靠着忍受临终痛苦的母亲，哭哇喊呐，挥舞着两只小手，发疯似地拍打着母亲的胸脯，拍打着她的脸，两脚乱蹬……真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场面。

医生心想：这是孩子在愤怒。也许母亲有义务为婴儿而活命，孩儿有权要求母亲生存吧！这孩子是对于母亲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本能地发泄了愤怒，这是一种使人联想到神秘的生命长河的愤怒。

不该浸入这种思绪之中。医生把双手插进西装坎肩的口袋里，仰卧在洋车上。晚秋傍晚的阳光照射着，明亮、温暖，令人目眩。那一碧如洗的天空弥漫着耀眼的光辉。汽车闪闪发光，疾驰而去。柏油路上有身穿红色西装的广告业者，一边敲着铜铃一边跳舞。可那个孩子的身影却总在他的眼前晃动。而且死去的那位太太十分标致。她那痛苦喘息着的、在听诊器下隆起而颤抖着的胸脯多么洁白；她那看得见静脉青色纹理的乳房造

型多么美！还有她奄奄一息时说的话：“让我死吧，让我死吧，医生！您就让我死了吧！”这场面真叫他心如刀绞，怎么也不忍心下手啊。

然而拿他来说，这样的心慌意乱真是可耻。当医生，一个首要条件就是蔑视患者。以保护患者生命为目的的医学，正是在轻视患者生命的时候才能开始严酷无情地发挥积极作用。医生若是因为替患者的生命担忧而自己先表现出一副热心肠来，那他就会怀疑自己的医术，也就要失掉自信了。

“快点！”他对车夫喊道。他觉得胸口憋闷得慌，想马上喝杯水。再加上这条街这么明亮，简直叫人受不了。

正门的牌匾上，用金字刻着“内科”、“妇科”、“儿科”、“花柳病科”、“儿岛医院”等字样。但小工商业区的医生，大多是给中等阶层以下的商人看病的。因此，外科和耳鼻喉科就不用说了，有时甚至还得进行眼科治疗。

儿岛医生在正门前下了车，朝候诊室里瞧了瞧，就急匆匆地走了进去。他顺手把皮包扔到桌子底下，自己到盥漱室打了杯水，一饮而尽。这时他“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到转椅上。接着，他尽量从容不迫地点上一支香烟，只求尽快地从刚才的记忆中摆脱出来。他信手拿过死亡诊断书，一口气胡乱地填写完，就塞进信封，然后叫来护士，对她说：“若是有人来取，请转交给他。”接着他想：这回可该好好恢复一下自信了。于是，他双腿搭在桌子上，悠然自得地叼着香烟，身子往后一仰，便靠在椅背儿上了。

候诊室里，没生火的炉子三面被长椅围着，有三个患者坐在那儿候诊。

“东京真冷啊！”

“嗯，这里可跟你那儿不同嘛。”

“上了年纪啦，对你说吧！我从今年也尝到神经痛的滋味喽！就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从胳膊肘疼到手梢，疼得连手指都弯不过来……上年纪喽！”

这位五十多岁、脸上肌肉松弛、布满了皱纹的老太婆，把一头黑发挽成了一个俗气的发髻。她的黑发跟年龄极不相称，想必是染过了。她往烟袋锅儿里装了些烟末之后，从吸烟卷儿的男人那儿借了个火。这个面色青肿、穿一件厚衣料做的黑衣服的男人，从自己那顶鸭舌帽底下不错眼珠儿地盯着坐在对面的女人。那女人三十光景，身穿一件黑领衣服，双肘撑在膝盖上，面色悒郁，似乎烟也吸得不那么香。明亮的阳光照着她的半边脸，烟影不时从她脸上掠过。这张略微发黑的青脸，现出一副沮丧的神情。突然，男人把嘴凑到老太婆的耳边，用手捏了捏她的无名指和小指。

“就给这些？……”他嘻皮笑脸地低声嘀咕着，“还能多出些不？”

“岂有此理！”老太婆耸了耸肩膀，大声说。她扫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以后，立刻又压低声音说：“不但不能多出，我或许还不干了昵！”

“为什么……有了她，客人就会意外地多起来，这还不懂？”

“我呀，怎么看都觉得她象有病似的。”

“绝对没病！若不，直到昨天……”

“好，好。一会儿一检查就清楚了。以后看情况再说吧！”

那个男人有些泄了气，站起身来，缩脖端肩地朝正门旁边的药房窗口走去，胶皮拖鞋在他脚下发出叭哒叭哒的声响。接着，他问了一声：“还没轮到咱们吗？”药房护士走到里边去，不

久就推开诊室的门，对那个男人说了声：“请进！”那个挽发的老妇人也站起来，一道走了进去。

“哎，不能俩人一起来，大婶！请您稍等一会儿。”医生一边往头上套白大褂，一边说道。

“请您等一下，嗯，我们俩想跟先生商量商量……”那个男人摘下鸭舌帽，摸一把小平头，然后朝敞开着的门外扫了一眼，指着候诊室里的那个女人说：

“就是那个女人，请您给检查一下……”

“啊，叫她上这儿来吧。”

“大夫，其实呢……”老太婆满脸堆笑，凑上前来，“是怎么回事。嗯，还是实话实说吧……那个姑娘，我准备从他手里买下来，带到下田去。嗯，价钱说妥了，四百元，可依我看，那个女人好象有病似的。他可说没病……若是有病……可我还指望她明天就营业呢……那不就不值一提了吗？”

“若真的是那样，她能够一直到昨天还营业吗？你也太固执了。”

“可是，先生……所以哟，若不确诊一下她到底有没有那种病，价钱也就没法定了，希望先生能把实情告诉给我们。”

医生从这两个人之间的空隙朝候诊室扫了一眼。那是个倦怠懒散、身材高大的女人。她镇静自若，显出一副似乎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神态，悠然地吸着香烟。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妓女。她对刺激已经木然，在出卖肉体的同时，把感情也一并卖光了。因为凡是可以称得上她自己的东西，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她变得无所畏惧，以致任凭什么也无法扰乱她内心的宁静。仿佛一匹被人拉到集市上的马，甚至对决定自己值多少钱的事，也并不使她有丝毫的感伤，真是一颗类乎奇迹般的心灵！秋天的阳光照着她的脸，十分耀眼。在温暖的阳光下

她有些出神了。窗子对面，隔着电车道，看得见一幢灰色建筑物，它的山墙上有个金色徽章在闪闪发光。那是警察署。

贩卖人口？……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买卖双方应处以一年以上至十年以下徒刑。然而，医生也跟这个女人一样，他的感受器官也僵化了。为悲剧而痛心的情感他大抵已经忘却。米店女主人之死使他受到冲动，这是个意外。不过，一般说来，他有这样一种怪癖，就是嘲笑患者的痛苦。他觉得这样做，才能在悲剧中找到笑料。他具有经过磨炼的镇静，因为在患者失血的同时，他的感情也跟着流逝了，所以，即使面对悲剧，他也会哑然一笑。根据是否有病来论价，的确很合理。于是，双方都把这名妓女当成真正的商品，绝不掺杂丝毫的感情进行交易，这自然引起了他的共鸣。真是个愉快的角色。不过，那个女人倒真象是有病。也许四百元是贵了些。大概老太婆能赢。

“让她上这儿来，你们俩到那边去吧！”

这两个人走出去，那名妓女跨进了诊室。她的行动有些迟缓，似乎面带羞色。难道道德、贞操、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唯独羞耻心这东西最后还保留下来了？

然而，医生是不承认羞耻心的。相反，他倒是乐于打破羞耻心呢。他把那个女人带进另一间外科诊室。护士让她坐到一张带踏板的高椅上，把她的双脚用皮带捆到脚蹬上。医生检查了一下玻璃托盘里的内诊手术器具，然后一边用酒精棉擦手一边笑吟吟地问：

“你到底有没有病啊？”

女人不自然地惨然一笑，颐指气使地说：

“您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

“有。”

“哼！”医生笑了。“那你就不值四百元罗。”

“是啊。”女人面向窗外，望着秋天湛蓝、清澈而又高远的天空。那整个的天空被阳光晃得什么都瞧不见。那天空令人目眩。

“到下田港去吗？”

“嗯，大概是吧。”

“那可好啊。也许要比住在东京还强呢。”

女人已经不再答话了。

“眼下正是桔子上市的季节。伊豆的山真美……一到暮春时节，漫山遍野开着白花，香极了。”

他不知为什么觉得心情非常舒畅。也许在他面对悲剧却丝毫不为悲剧而心碎的时候，反倒能够享受一种自我满足的喜悦吧。同时，他想起了八年前他从大岛到下田、由修善寺越过箱根的蜜月旅行。如今，家庭充满了幸福。医院也是生意兴隆，七个病房有五间住满了患者，似乎无须捞取那个博士学位了。

女人双手按住太阳穴，揉搓着，那里似乎有个头痛膏留下的四方痕迹。

“头痛吗？”

“嗯。”

“是不是因为昨夜生意兴隆，觉睡得太少了？”

女人没有回答。医生依旧悠然自得地笑着，把高及胸部、扣着这女人双脚的脚蹬子分别向两边拉开。

“啊！”他顿时呆住，倒吸了一口气。

毋宁说那是令人惊叹的。被切开的淋巴肿块儿，火山般喷着脓血，伤口正张着嘴，看上去好象在嘲笑医生的惊讶。伤口旁边还有几颗扁平湿疣，犹如医学标本，鲜明地排列着。其中的每一

颗都有一种类似圆形的轮廓，呈淡淡的蔷薇色，就好象开着珊瑚花的春天。梅毒螺旋体在这块珊瑚礁上扎了营，建起了城市，好象在说：生产吧，繁殖吧，往后还要进一步来充溢大地呢。肌体被侵蚀到这种地步，却厚着脸皮说自己没有病。医生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这是怎么搞的？”

女人把头倚在身后的靠垫儿上，只管出神地凝望着窗外秋日耀眼的天空。或许是因为蔑视医生的惊诧而动起气来了吧。于是医生也以平静的声音说：

“是你自己弄的？”

“是的。”

“用什么切开的？”

“剃刀……”

“早就恶化了吧？”

“很长时间了。”

“没办法啦。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只好听天由命啦？”女人说。

“哼……不值四百元哪。”

“您可别说呀，先生。”

“别说，什么？”

“别跟他们说我有病。”

“嗯，”他一边拿起抽满硼酸液的浣注器，一边说，“不能不说。”

“那我可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这桩买卖不就吹了吗？”

“吹了还不好哇？起码你可以好好治一治病嘛。”

“哼！这可不是开玩笑。不就因为我有病，他舍不得拿医疗费，才要把我卖掉嘛。要是这桩买卖吹了，那主人准会给我点儿厉害尝尝的。”

“若是顺利成交，你明天就得马上接客吧？”

“那倒没什么，只要不受虐待，也就算便宜我了。”

医生抬眼朝窗外望去。只见警察署的徽章正在中午的阳光下璀璨生辉。贩卖人口，现行犯……

然而医生呢，却仍然小心翼翼地往红石榴般张开的伤口里塞着纱布。人身买卖都采用一种雇用契约的形式，连合同都订得异常谨慎。况且雇用契约是本人同意的，无论如何刑法也干涉不着。只能说，这是法律之光照射不到的人类生活之海底的一个黑暗角落。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说：“凡为营利而引诱未染淫行之妇女行淫者，均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处以五百元以下之罚款。”

法律闪着光。可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要暗娼公然存在，就不会有根据这条法律来惩处犯人的事。况且，公娼不久将被取缔；既然暗娼就要得到非正式的承认，那么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大抵就要变成一纸空文。法网也只能是任人乱钻的窟窿了。

医生往伤口上涂了些白色粉末。做了常规处置之后，渐渐感到自己的角色难以扮演。说是要出卖这个女人，可是这样的身体能卖吗？

“把嘴张开。”

带紫斑的齿龈和嘴唇内侧，果然有两三个红色的坚硬肿块的残痕。这说明，头痛膏的痕迹也决非由于睡眠不足的缘故。

“掉没掉头发？”

“掉得挺厉害。”

护士把捆着腿的皮带解开。那个女人慢吞吞地从椅子上下来，接着又说道：

“求求您。先生，可别说呀，我不愿意您说出去。”

“那不行。”

“那……怎么办呢？”

医生又抬眼望着警察署墙上那个耀眼的徽章。违警犯处罚令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进行秘密卖淫、撮合或有类似行为者——处以三十日以下的拘留。”可是医生并不想横穿马路到警察署去。他知道，若去，这三个人都可能被拘留二十九天。那就能拯救这个女人吗？她的健康会因此更加恶化，以后的生活呢，要是不重操旧业，不还是无法生存吗？另外两个人也要被拘留、受训斥，结果呢，警察也难于处理这个女人，只能把她仍旧交给原来的雇主。雇主一气之下就会更加虐待她。本想拯救这个法律之光照射不到的深海鱼般的水下女人，可是若真让她勉强得到点儿海面上星星点点的阳光，反而只会使她的生命受到威胁。

“怎么样？先生，”买人的老太婆问道。面对这么个脸皮十分厚的人，医生觉得她自己也被吸引得适应了那种冷酷心肠了。医生仰卧在转椅上，买主、卖主、被买者三方包围着他。这时，他抬头瞅了那个女人一眼。出人意料的是，她脸上竟然是一副如同听着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谈话时所流露的那种厌烦表情。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地望着药架上的胎儿标本瓶。她自己恐怕是不能生育了，只好出神地望着别人的胎儿。这也许只是她的感情卖光之后所剩的最后一点心灵中的火花吧。

“大婶，她有病。”他索性毅然地把话说穿了。

“有病！……唉，你看怎么样？”

“不太重，”医生接着说，“就是不管它，也可以养好的。”

“不要担心”那个男人说。“即使有点病也没什么大妨碍。”

“可你总不至于象对待别人那样，让一个有病的人不治好就营业吧？是不是，先生，总得让人家好好休息休息嘛。”

“是啊，最好让她休息一下。”

“她昨天还在营业呢。”那个男人愤然说道。

“受得了吗？”

“好啦，好啦，那是你们的事，还是你们俩自己决定吧。唉！”医生苦笑着站起身来。

三个人跟医生道了别，又回到刚才的候诊室里去。说是要在那儿最后再议一次价钱。一个汽车司机模样的肺炎患者，是常来就诊的青年人，他脸上带着凄惨的笑容走进诊室。他进诊室时正好跟那三个人打了个照面儿。可儿岛医生却突然站起身来，匆匆向后院走去。他趿拉着拖鞋走到窄巴巴的庭院里的踏石跟前，点上了一支香烟。这儿开着两三朵淡红色的山茶花。在二楼肋膜炎患者病房向阳的窗户上，金丝雀正起劲儿地叫着。我还能想其他事吗？这件事这样就可以了。患者这帮家伙好比出了毛病的收音机，唯独调理好音调才是我们的事。至于它被卖到什么地方去，怎么样地唱，那就与我无关了。——他想起了在大学解剖室里干的事。尸体一到，先用铁棍儿撬开嘴巴看一下。见有金牙就用铁锤砰地一声敲掉它。接着就摆弄起尸体来。

“据说这还是个情死鬼呢。”

“嘿！瞧这副丑陋嘴脸，还能有这等艳遇？有她吹的！”砰的一声又敲了一下，尸体整个地颤动了一阵。“嘿！嘿！”两个人掰开尸体的两条直挺挺的大腿，把骨节掰得咯咯作响。大约有一个人皱着眉头往那个地方窥视着，用镊子戳着看。“唉呀，干

巴了！”一个人喊了一声，突然笑了起来。“这是人在世上留下的最后形迹，饶了它吧！”一个人同情地说着，也大笑起来。他们这样竭力侮辱尸体，无非是为了练习蔑视患者。那个女人被卖到哪儿去了，命运如何，那是离他的世界很遥远的海底，是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若是她死后被送进大学解剖室，作为展示病毒淫威的标本，叫学生们惊叹一番，那么，她对于阻止学生放荡，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吧。他朝着晴朗的天空，使劲地打了个哈欠。刹那间，他不禁想起了今天早上死去的那个漂亮的米店女主人。多想解剖她看一看哪！是啊，要是割开那白皙的肌肤，抓出鲜红的肺脏，那时候，我也许会为她所倾倒，尽管她是死尸。

他返回诊室，拿起听诊器放在患者的胸口上。一边勉强地听着强烈的诊音，一边惦记着候诊室那边。虚假的诊断是违反医师法的。可是，事实上病状不久就会消失不见的。现在是从第二期向第三期过渡的暂时潜伏期。接着就该到第三期了。内脏出现胶状肿块。失明。骨质损坏。这就是她的末日。然后，她就该进解剖室了。

他站起身来，推开门，扫了一眼候诊室。看来价钱已经议妥，三个人都不见了。

“糊涂虫！”他砰的一声使劲关上门。“这个家伙，干脆自杀算了。”

她虽然在东京住了五年，可一次也没到银座去瞧一瞧。过去所遇到的那些男人中，她要道个别的，连一个都没有。离开东京是不该有什么留恋的，可是尽管如此，到下田去也并无一点可期待的东西。今天早上医生说下田比东京好，说山上有蜜柑，很美。可是，从早到晚顶着一颗铁锤般沉重的脑袋，始终

苦闷着，那山，也就不是什么蜜柑山了吧！她站在电车站上等车，电线杆上写着“雷门”的字样。啊，这里是浅草？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把包着衣服和随身带的其他物品的那个包袱从右手换到左手上。“妈！”她以亲昵的口吻招呼着这个今天刚遇见的人，“浅草的观音寺在这附近吧？”

“啊，进那个大门，走到头就是。你不知道？”出人意料的是，鸨母的情绪还很好。“你想参拜一下吗？”

“嗯，可是……行李太沉了，去不去都行啊。”

“还早呢，有时间，我也想去膜拜一下，很热闹啊。”

走在前面的老太婆，刚从安全地带穿过马路，就站到点心铺通红的霓虹灯下，转过身来等着那个女人。只见那个女人正慌慌张张地从汽车之间的空隙里溜烟跑了过来。她好不容易跑上了人行道，脚下那双不大雅致的木屐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她追上老太婆以后，象舒了一口气似地，瞧着鸨母笑了。“嗯，”老太婆见此情景暗暗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不大灵俐的姑娘，看起来倒也挺可爱，说不定能博得客人的欢心呢，真是价钱便宜的好货。”

“妈妈，你看，那不是早晨见到的那个医生吗？”女人心不在焉地说。

抬眼望去，只见从车把贴地、停在人行道边的那辆人力车上下来一个人，果真是他。医生面对着似乎已看到他并向他走来的两个女人，微笑着问她们现在还想到哪儿去。

“参拜一下观音菩萨，然后就去灵岸岛。今天早上实在给您添麻烦啦。”

“哪里……去灵岸岛，就是坐今晚这班船罗？”

“嗯，是九点的汽船。”

“啊。……才七点嘛，别急，别急。”

医生很快就在点心铺里找到了被隔成单间的茶馆，他站在前头把两个女人让进屋去。他一边逐个地打量着这两个女人，一边和蔼地说：

“怎么样，大婶，不喝点儿什么吗？”

“嗯，刚才跟今天早上那个人我们三个一起喝了些酒，我已经喝不少了……你呢，让大夫请你吃点什么吧。”

要好了饮料之后，医生的脸上立刻荡漾起微笑：

“价钱怎么说定的？”

“折减了三十元。”老太婆得意洋洋，点着下颏说道。

“啊，那好。……可是，正象我先前说的那样，现在病还不重，过一段时间自然会好起来，但是还会犯的。”

“哎呀，那可讨厌了。先生！”鸨母低头瞪了那女人一眼。

“喔！一两年以后准得复发。”

“哎呀，先生，若是那样……可就不好办了。”

